

小 嬌 娘

章衣萍著
黎明書局版

1933



1933, 8. 初版 1—2000本

1933, 4. 再版 2000—4000本

角 四 價 實

小嬌娘

著 者

章 衣 萍

出 版 者

黎 明 書 局

發 行 者

徐 毓 源
上海四馬路五七號

發 行 所

黎 明 書 局
上海四馬路中市

代 售 處

各 埠 各 大 書 坊

序

近作小說小讀娘，花小姐，阿順，初戀，四篇，惟小嬌娘稍覺滿意，其餘不過隨筆亂書而已，然文人結習，總覺自己作品，棄之可惜，又以過年不編入衣萍半集之內，乃以之附後。蓋拙作櫻花集，殆亦早絕版矣！瘋了的父親則內人曙天所作，曙天篇學余之作風者，幸讀者有以教之。

章衣萍 一月十日

目次

小嬌娘·····	一
花小姐·····	三九
阿順·····	五一
初戀·····	七一
瘋了的父親·····	八九
過年·····	一〇九

小嬌娘

「序」 如果有人把小說當事實看，他就是一個傻子。

一

想起來，是兩年前的事了。那時我的身體還沒有好，除了寫寫隨筆以外，什麼事也不能做。躲在虹口的一個小樓上，朋友們來的也很少。有一天，我接着一封信，是個姓陳的女士寫來的，

那女士，叫做陳芳。信中的大意，是說，她的一個女朋友，爲了某種嫌疑，捉到司令部去了。問我能否爲她想法，託託我們老師蔡先生寫封信去保她。信中說捉去的女子姓張名璿子。是個愛好文學的十八歲的青年女郎，捉去實在冤枉。那封委婉的信，十分打動我的心。因爲我生來有一種下流也許是特別皮氣，對於女人的事十分熱心，雖然碰的釘子也不少。我於是馬上寫回信，說可以想想法子，但不必找蔡先生，因爲那時我有一個北大同學在黨部做委員，可以託他去想法，姑且試試看罷。過兩天，那陳女士來了，她和張女士同是大亞大學的學生，而且張女士的被捉，是因爲有甲乙二生，同時愛她，甲生失敗了，於是便亂造謠言，說

張女士是共產黨，因此捉去的。

陳女士是矮胖的身材，說的一口紹興話，不施脂粉，臉上現出天然的健康顏色。她一個星期內竟到我康中來了三次，我們竟成了很熟的朋友了。

「密斯陳，張女士很漂亮罷？」有一天，我忽然忍不住的問了。

「是的，在大亞大學，她也算是 Good 呢。」陳女士答。
「女人漂亮總危險……」我又開玩笑笑了。

「那並不是女人的過處。女人漂亮，是她們自己的事情。沒有討厭的男人去害她，是不危險的。」對於我的謬論，陳女士不

佩服起來。

我沒有反辯的餘地了。因為我覺得女人無論如何壞，總壞不過男人的。世界上的文化是男人造成的，世界上的罪惡和過失，也應該全由男人去負責。

「你同張女士很接近罷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是好朋友，是同性戀愛罷？」我說話又不留心起來。但，現代的女學生，的確很多鬧同性戀愛的。

「不是……」陳女士臉紅了，但她又爽快地說：

「我們是母女之愛。璫子愛我，正同媽媽愛我一樣的。」

「怪不得你要這樣着急，原來是你丟了媽媽了！好，我們大家一定要想法。」

我的心中的担負漸漸重起來了，自同陳女士往來幾次以後。我本來是不大出門的，但這時也時常在秋風中奔赴了，雖然嚴肅的秋風，吹得我咳嗽發熱，但我也不以為苦。因為我的心中添了一般新的力量，而且新的力量，是一個未曾見面的虛無飄渺的女子給我的。

但營救的手續的確也不容易。北大同學關的是很多。我一向不願同閩人來往。如今為了一個青年女子，僕僕於閩人之門，自己也覺得有些害羞。而況，共產黨的家疑犯，是不能營救的，你

如果營救共產黨，你自己也有嫌疑了。

光陰易逝，看看秋盡冬來。盡然也曾有一兩個在寫部的朋友，寫了一兩封八行書，到司令部去，但結果是渺無消息。陳女士到司令部監獄去望過她，說是，開審了幾次，一點憑據也沒有，只是沒有閩人去保，所以不能放出來。那審她的軍法官却有時據嚇她，說：「你的憑據是沒有的，可是你的性命却在我的手裏。我要你活就活，要你死就死！」我更替張女士擔心了，然而我有什麼法子呢！

好幾天晚上，我都不能安睡。妻怪我爲了旁人耽心是無謂的，然而我却不以妻的話爲然，以爲妻太自私自利了。

一連兩星期，沒有看見陳女士來，我的心，似乎焦急得幾乎着火。我又忽然病了。不能出門。那一天，天氣是陰沉沉的，正坐在牀上望窗外的閒雲，忽然妻匆匆的跑上樓來，說是有客。我說是誰？妻只笑了一笑，說：

「是你想的那人來了。」

我連忙穿衣起來，走下樓梯，我的心似乎同小鹿一般，跳得很利害。

客廳上坐着兩個年青女子，一個是陳女士，一領就是天天念着的張瑤子。

她們兩人穿着一樣的綠絨短衣，一樣的黑網裙，一樣的綠呢大衣，上面圍着皮領。

「密斯張辛苦了，幾時出來的？」我問。

「前天下午。」張女士答，低着頭，似乎有點害羞。

我放眼看去，張女士比陳女士似乎高半個頭，是不長不矮的身材。剪短的頭髮，襯着白裏帶紅的面龐，頗覺美麗。一雙烏溜溜的眼睛，十分靈活。她舉止談吐，都帶着小女孩嬌羞的姿態，而又很大方地，一些鄉下俗氣沒有。

「這樣美麗的女子，不會是共產黨吧。」我心中想。

陳女士開口了，「璚子前天出來，就想來看你。可是她的母親從鄉下趕來，把她抱住了，璚子在獄裏三月，沒有瘦些什麼，她的母親却瘦了許多，見着人就問：『我的女兒怎樣了？我的女兒怎樣了？』璚子的爹爹，爲了璚子，到上海來奔波求人，弄成一場大病，現在還臥在吳淞鄉下的家中。她一出獄，就有人回家去報信，璚子的媽媽馬上趕來，抱着璚子哭了一晚。她要璚子回到鄉下去，不要念書了。璚子是用功念書的，只回家住了一天，看看爹爹，馬上回上海來了。她一到上海就來看先生——」

「我應該謝謝先生——」璚子接着說。

「我是用不着感謝的，因為我沒有什麼力量。這時代，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，隨便可以捉人。青年的生命就同螞蟥一般，隨便在軍閥的脚下踏死。」

「軍閥閥然不好，可是那謠告的青年更無聊。」陳芳說。

「學校爲什麼不懲罰他呢，那害人的東西！」我憤怒了。

「他一面在大亞念書，一面還當司令部的情探，學校當局也不敢怎樣他。」璫子說。

「璫子想轉學呢。她想下學期轉到新華公學去，一來是離家近些，二來是省得再礙偵探們的眼。」陳芳說。

「那也好，如果轉學新華公學，我倒可以幫忙，因爲那裏的

校長是我的好朋友。」我自告奮勇了。

我們三人正在談話，妻從上面下來了，裝了兩碟瓜子，花生，我們於是剝着瓜子，花生，再談下去。

「就請先生想法吧，真是費神得很。」璚子說。
「好的，」我說下去。

妻在旁邊，我們的談話也嚴肅了一些了。陳芳却仍舊跳跳躍躍地，對妻說，「我喊你姊姊好不好？」

「不好！」我說：「你喊她姊姊，璚子不是成了你們兩人的媽媽，我不是也成了璚子的女婿了嗎——」

於是大家都笑了起來。

三

雪花在飄飄地飛了，江南的冬雪，並不像北方的冬雪一般，使人可怕。雪花到了江南，也有幾分溫柔了。那天的上午我正在憑窗看雪，却接着璠子的來信。

「先生，

學校已經放學了，陳芳也回紹興去了，我一個人在學校裏，真有些寂寞。我因此很想先生和夫人來談談玩玩。

這裏附近的兆豐花園，倒可以看看雪景。來吧，先生，我在等着你。

可憐的璚子

我到上海四年了，却没有到過兆豐花園。兆豐花園可以不去玩的，璚子怎樣也可以不去看呢。我接着璚子的短信，有點飄飄然了，上午隨便看些「唐五代詞」，午後照例是要睡午覺的，却輾轉反側總是輾不着，嘗了一些相思的滋味。

「到兆豐花園去看雪景好不好？」

「不好。天太冷了，也沒有什麼好看。」

妻照例是不喜歡玩的，我也不便強迫她。三句鐘後，我便穿